

着視注在睛眼的民人
着監在志意的民人
本港出界及文化人分別聯名發出快郵代電
何香凝等致電呼籲
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中

（本報特訊）經過一年以上的民商呼籲，特別是最近九月一日，國內外人士的催促，終於在本月上旬開幕。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帶來了希望。由於這次會議的成敗，將直接關係中國民族的命運，關係世界和平和全民族愛好和平的人士，都寄以極大的期望。最近旅民工、湖南方總支主席李章吉、仲凱夫人何香凝、彭澤民、丘哲、范增、王伯鈞、黎錦暉、張君勳、張曉光、由於言、會計、世界和平、利劍、將軍、胡成志、托人直接到重慶，要求開會，力促本院上廣東黨政當局贊同民權之行，立即把暫時聯合政府，然後舉行真公志在建國，必能代表。謹此佈聞，尚希諒照。

馬寅初先生呼請停止經濟戰鬥

刀開業工族民向資外合結本資僚

假西南大慶正式開會成立，四日並舉行出席文治協商會議代表之招待會。馬寅初先生第一句發言，指出官僚資本主義，紡織業毛叢業，紡織業及電子業壟斷基本工業，也對外國資本結合外資所控制。現在上海紗廠也在後台老板控制下。這樣下去，將來中國只在後台老板買一百萬匹棉；中國可自造彷彿，但也向後台老板訂購百萬紗錠，上海電力公司主張民族工業的活動。中國共產黨

都談不到，結果是幾個大家庭財。

馬寅初先生認爲這是經濟內戰，幾家大官僚資本結合外資對中國民族工業開刀。他呼籲這一內戰也必須制止。

茶會上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周恩來，葉劍英，陸定一，李耀華，張東蓀，鄧隆基，鄧穎超等紛紛發言。中共代表指出：目前官僚資本的進攻，乃是中國民族工業的浩劫。中國共產黨

在新中國帶來了希望。由於這次會議的成敗，將直接關係中國民族的命運，關係世界和平和全民族愛好和平的人士，都寄以極大的期望。

最近旅民工、湖南方總支主席李章吉、仲凱夫人何香凝、彭澤民、丘哲、范增、王伯鈞、黎錦暉、張君勳、張曉光、由於言、會計、世界和平、利劍、將軍、胡成志、托人直接到重慶，要求開會，力促本院上廣東黨政當局贊同民權之行，立即把暫時聯合政府，然後舉行真公志在建國，必能代表。謹此佈聞，尚希諒照。

正報

•期八廿第一•

版出日單逢每

角亞幣香港零售每份

樓二行票落號三層中道大：址

一四三六二：話電

記富陳號二轉方西：行號地

陸牌銀二二話電印承司公務印成

滿少黃：人印督

◎角亞幣香港零售每份

樓二行票落號三層中道大：址

一四三六二：話電

記富陳號二轉方西：行號地

陸牌銀二二話電印承司公務印成

滿少黃：人印督



章士釗心目中的

章先生的大名，想來大家一定不會生疏的吧！他是

段祺瑞執政時代的所謂老奸巨猾，現在的國

民參政員，還是因貪污案判處死刑的高秉

的辯護律師；有了這幾項光榮頭銜的章士釗

其爲人也，已經可想而知了。

去年夏天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之前，有過一次決定，便增加中委名額，儘量吸收各方力量份子，一時被徵求

黨許以中委名義的有王雲五、張伯苓、杜月笙、李章達等四十名。王先生表示自己是生

意人，向無治興趣，杜先生則謂何必入黨

，我現在不是一樣在幫忙國民黨嗎？據說四

十名差不多都沒有同意。

某要昌徵求章士釗時，章很坦白的說出

：「國民黨富有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叫我去加

入，我都没有接受；現在國民黨主要收盤的

時候，我還來嗎？」以熱心名利的章先生，竟然如此鄙視中委之「榮」，國民黨統治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敬悉向當局提出要求，

對於廣東黨以常易此種

方法而與之對抗，

雖然如此鄙視中委之「榮」，國民黨統治的

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題問立獨的鮮朝

（面對市場環中）

公 司 始 美 船 來

質 味 裝 漢 院

士 多

（面對市場環中）

振 糖 菓 餅 乾

（面對市場環中）

興 幷 皆 佳 品

（面對市場環中）

振 糖 菓 餅 乾

（面對市場環中）

代客裝箱·依期不誤

從保險箱說起

斯克爾的敵對的鄰居的錢櫃。

如性 燕子

新式的美國武器，乃是

蘇聯紀行 (十七)

第六章

實。

這還算是幸運的事，在久經日寇蹂躪的鬼城，還留住這批罕見的寶物，讓劫後的主人重溫一下舊夢，雖然那幸運的錢櫃終究變了失望的使者。

其實，這年頭險惡的事情太多了，誰還有宏大的力量保其不敗呢？中國抗丁八年戰

，許多人從流離失所始，也從流離失終。

許多人獻出了熱血頭顱，爲了抗戰，許多人

八九年在飛機大砲下走險，僥倖保存了性命

。到勝利的今天，他們照理應該還能去重溫田園親故，事實上，一樣在飛機大砲下走險

，托槍桿的大兵依然要上陣去打自

己人。

我想，千萬人底幸福之箱不是給勝利的

鑰匙啓開了嗎？但我們不是一樣兩手空空，連一隻「玉蛇」也無所獲嗎？然而今天千萬人却爲了這而哀傷，而正要向監獄的大賊算賬！

哥薩克游擊兵 (上)

原蘇維埃支

在某種意義上說，游擊隊是這次戰爭中蘇聯的一件秘密武器。德國人太自信於他們的成功了。

納粹們真地相信當一塊土地被包圍時，它會自動地變得乾淨的，好像蘇軍畫了符，吃了咒

，不見了。

對於在波蘭和法國的軍事結果，蘇聯人是非

凡的熱心的學生。他們預期着戰爭初期的退却

，工業的撤退至烏拉區可真地驚動了納粹們，他

們對供給和支持那些和主要供應基地切斷了的獨立部隊的準備也同樣驚駭了納粹們。

蘇軍的機械就連那每一部份都切合着的大時

鐘，俄國人把軍火、食糧和各種各式的裝備留放

在森林裏，他們在山洞裏也留下了爆炸火車和軍

火炮的特種武器和炸藥，對付小部德軍的輕便自

動武裝，對付坦克和裝甲汽車的大炮和手榴彈，持幾天的維他命藥片。

一個德國士兵在俄國前線接到一封很長的從

一家建築公司寄來的傳單，就是送給他一處房子

，那不是在利比亞，而是「在肥沃的尼克斯克區，

向南的呢。」那士兵得到了他的小房子啦，六尺

了我。

樓上响了一聲爆炸。史美恩找到了那當地的從

他做了兩個手榴彈到房子裏去，關上了門。自己

仆在地上。

他把短刀刺進色情狂者的咽喉，「吼一下爲了

安東給他在兩眼間來了一拳。「這一下爲了

安東打在他大臂上，接着嘴吧上

，一拳來搗他的背。他幾乎給嚇死！」安東說這恐

懼地拍他的背，可是哥哥們却等不了許多。

「就是他嗎？」安東。」尼古拉問。

他們兄弟是新人物啦，可是他們的感情却是

一樣的。

尼古拉打開口大笑等著他回復呼吸。安東撫

愛地拍他的背，可是哥哥們却等不了許多。

「這爲了放火燒谷倉，你這王八且！」

他們四個通過了鐵軍防線一直來到村子裡，

魚鱗色，臉孔發紫，受寒着，窒息起來。

他們大聲喊大街轉角上一座房子的大門，一個臉

黑了臉和手，在離敵人營地還有半哩遠的地方他

們轉好了馬兒。尼古拉爬着，半點鐘裡，他偷偷

地爬到了敵光的身旁。他跳了起來，兄弟們看到

他那短刀在火光裡劃，聽到了刀片的

尖銳的呼喊。那德軍兵給尼古拉的手臂捉住了。

免不了，尼古拉跌倒了，兄弟們幾個回來給幾個

死了的鄉人報了仇。

那是一個漆黑的，沒有月光的晚上，他們塗

黑了臉和手，在離敵人營地還有半哩遠的地方他

銀色雜架一五作

拍陽光外景既要在「晴天」，拍常常過油頭來買菜，用昂揚的人馬拉著車，一番風情小減當年。報紙上，有的甚至捨身

在油井內景却難免熬火。導演的成以慘作節時，「熬」的程度簡直有點「慘無人道」。新女性」爲了趕在新年結婚，跳堂大佈景「熬」五七個「夜」并不算「勞動觀禮」。碰着片子限日完

一連拍了十七個「通而又通」的通宵，每天下午時開始工作，等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多鐘纔休息，平均每天工作超過十八小時，沒一個職演員不「熬」到「胃口與野鴨齊飛，面孔

共變梅一色」。

在熱暑與嚴寒天氣拍內景，熬夜之外還有「蒸籠」或「進冰窖」的特別享受。演員自有聲以來，攝影車都添上了防音的設備。顧名思義，當然應該隔離外間一切音響。因此，馬戲團的攝影棚進步而爲人貨倉式，神而四壁釘上尺多厚的

鐵皮，還有如幾座「舞臺」一樣的。

潮汕電光以後，社會上流行着一句話：「國士收復，正氣淪陷。」這句話，包含着一連串令人悲憤的醜惡事情。

「奸漢」，是直接的，爭相掠奪，很多人民的房屋財產，都給作爲敵產「接收」了去。慘辦漢奸委員會，便成立「肅奸

海防長陳輔國，被捕已經二月，但是「不見有宣判。有人說。他們坐在臨時拘留所裏，生活

比自由民還寫意得

多呢。有些落過水的人

現在正在鄉村中人搖大擺，揚言已經「疏通

清楚」，有的甚至稱自己

「做起來了」。

日本仔集中，在石頭上，米價一天高漲，

理，他們人生活，他

大都連稀飯也吃不起，而經常

讀題不大。農村中的人

，早就過半飢餓「非

正常」，但是一般來說，

這些落過水的人

，現在已經被物去，仍然在太陽出來了。

軍總部封存有通津街倉庫，

房里的敵軍需用品，竟然被偷去，盜匪是組

織敢在太陽出來了。

做成了云吞麵條，

荷里活道，春園街，廟南街，本港

九龍一海街，嘉善街，本港

土匪已經把食店已把它

的回憶是：「不會，

因為我們正和他們當敵

土匪處理。」

唉，潮州，你這個

令人憤怒的地方！

(一月一 日於怡

生輪——)

★ ★ ★

新州廣東來過。

之譯文。

警署分局長近獲解

悉，據悉者數人

，據悉者數人

<p